



# 華協通訊



## 社區短訊

中文學校已正式遷移到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GVSU) 的 Ebhart 中心。新校址是 301 W. Fulton St., Grand Rapids 49504。得知 City High/Middle School 可能搬遷的消息後，中文學校即已着手尋找新校址。倪培民教授和單富良教授代表華協及中文學校與 GVSU 進行了協商，後者同意中文學校免費使用其 Ebhart 中心。我們代表華人社區、華協及中文學校對二位的努力表示感謝。同時也感謝 GVSU 對華人社區及華協的支持。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CLS) has been officially relocated to Ebhart Center of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The new address is 301 W. Fulton St., Grand Rapids 49504. With the news of possible closure of the City High/Middle School building, an alternative location for CLS had been sought. Professor Ni Peimin and professor Shan Fuliang, on behalf of CAWM and its CLS, have put a lot of effort in working with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for using its facilities. The University agreed to offer th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to use the Ebhart Center for free. This is a critical step for the CLS to meet the goal of long term stability and growth. On behalf of Chinese Community, CAWM and CLS, we truly thank Professors Ni and Shan for their great effort. We sincerely appreciate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s determination to reach out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o support CAWM.

春節晚會籌備進展：

- 各種形式的表演（約 20 個）正在緊鑼密鼓地排練中。晚會籌備小組的負責人及教練們為此投入了許多業餘時間以保證節目質量。為了鼓勵更多的社區成員參與表演，我們規定每一個演員最多祇能參加兩個節目的表演。
- 大溪城市委會主席 Robert Dean 專員將代表市長和市政府參加我們的晚會。
- 今年的晚會宣傳比往年更廣泛。各種媒體，包括 Grand Rapids Press, Wood TV8, WGVSU, Asia Hours 及 Forest Hills School Newsletters 等都將登載或播報晚會前後的有關消息。門票也因此可能走俏。

- 在本年度的晚會上，我們將邀請以往各屆華協會長們上臺，對他們集體表示感謝。
- 隨着晚會的臨近，我們還需要許多自願者幫助晚會各項活動的準備。若某一工作的負責人請求您的幫助，請不要拒絕。我們在此先謝了。

Here is a quick progress update on the gala event:

- All the performances (close to 20), of various categories and formats, are in the thick of practices and rehearsals. The Chinese New Year Planning Team leaders and coaches are sacrificing many weekends/evenings working with the performer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grams. To encourage broadest participation by our community members, we are making a point that a performer is limited to no more than 2 performances. This year, all the applicants are in a posi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erformances. All performers are expected to observe the published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performances.
- Commissioner Robert Dean, the President of Grand Rapids City Commission, will attend the event on behalf of the Mayor and the City Government.
- This year we have stepped up publicity of our event through the various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the Grand Rapids Press, Wood TV8, WGVSU, Asia Hours and Forest Hills School Newsletters. Stay attuned for upcoming coverage of our organization and event in the new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 Tickets are likely to run out faster due to the increased media publicity.
- At this year's event, we decide to extend our appreciation to the previous CAWM presidents by recognizing them collectively on the stage.
- As we get closer to the event, we will need many volunteers to assist with various aspects of the event preparation. You may be asked to help by the leaders of the assignments. 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doing your part to pitch in!

## 逢年过节，还是逢年过哭？

### 談“暴力討薪”

- 白焰 -

又到年終歲末，國內打工者被拖欠工資和討要工資的事又多了起來。與往常不同的是，“暴力討薪”的事件日益增多。從網上看，為討回血汗錢，深圳 60 多名外來工將他們的 4 個領班強行綁到大街上“示眾”，致使附近的交通一度中斷約半個小時。報道這則消息的《南方都市報》感慨喟嘆，農民工的討薪歷程步履沉重，灑滿淚水和鮮血，從投訴、上訪、跳樓、自焚、臥軌、堵路，再到個人或集體的暴力。《光明日報》報道說，甘肅農民王斌餘，因為討薪無果，并且人格受到侮辱，一怒之下殺死四人等。暫且不論怒殺致死，評論說得對，辛苦打工一年的打工者討要自己長期被拖欠的工資，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這些被拖欠的工資，或許家中老母等着治病，或許家裏孩子等着交學費，可企業主、包工頭竟想懶掉這筆血汗錢，這簡直于天理不容。當然，兩篇報道慣例地譴責農民工不懂法律，使用暴力，嚴重威脅社會的穩定。“暴力討薪”說明了什麼，我們應如何看待？

### 拖欠工資

人道的工資制度是付薪周期越短越好。發達國家（或者正常國家）基本是每兩個星期付一次工資，而國內竟能拖上一年，結果還是分文沒給。業主付薪的間隔越長，工人的生活就越無保障。欠錢時間越長，工人對錢的期待越高。如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薪水能添喜也能增愁。一旦獲得拖欠工資的希望破滅（或者得到的太少），工人要麼乞求，要麼投訴，要麼途（圖）窮匕首見。當然發達國家有解雇勞工的情況，但工錢費用都能及時兩清，拖欠賴帳的事很少。解雇勞工是順理成章的事，欠錢不還是違犯契約的事。可這兩者在中國往往不被當作事。

拖欠的工資大都許諾在年終歲末，正是逢年過節。于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對比更顯強烈。冰天雪地裏的窮人看到富人大吃大喝能不怒氣滿腔嗎？衆人皆知的《白毛女》的故事就是發生在年終歲末的除夕之夜。不妨回憶一下經過。惡霸黃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乘過年之機逼債楊白勞、強搶其女喜兒頂債，楊白勞喝瀟水自殺。喜兒逃入深山，過着非人的生活，頭發全白。最後大春隨紅軍回鄉，找到喜兒，伸冤報仇。最近曾聽說一些年青人認為喜兒被搶并出逃是楊白勞的錯，因為他欠債不還。何以這些人已經糊塗到這般地步？那時有平等意義上的合同嗎？過去富人討債和政府抓壯丁常在逢年過節時進行，這是因為過節是家庭團圓的日子。即使有些窮人能設法躲避一下，但他們躲過了初一，却躲不過初二。今非昔比，債權和債務的關係整個顛倒。過去是窮人逃債，今天是窮人討債。

說到逢年過節，不得不回頭看一下美國人過聖誕節。聖誕節的傳統劇目之一是狄更斯的《聖誕頌歌》，裏面講述一個有錢但冷酷的老頭（Ebenezer Scrooge）在聖誕夜夢見三個精靈。“過去之靈”讓他看到自己從一個貧窮却快樂的年輕人變成富有却無情的孤獨老人；“現在之靈”讓他看到手下薪水可憐的小職員沒有聖誕禮物，却挂着幸福的微笑在家裏慶祝聖誕；“未來之靈”讓他看到衰老之後病臥在床上的自己。他開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義，才發現原來施予比接受更快樂。于是他變成了樂助好施的人。《白毛女》反映的是滴水不剩的壓榨和逼迫，《聖誕頌歌》反映的是留有餘地的寬容和善待。在中國，不管過去現在，年終歲末是窮人的鬼門關。在發達國家，逢年過節是富人施予的日子。美國政府規定債權公司不得在節日期間向債務人要債，否則構成騷擾罪。難得的普天齊樂祇有當誰都不欠誰時才能得以實現，至少在過節時債務可以置之腦後。

### 法律索薪

法律索薪是指勞資雙方協商、勞務仲裁和法律訴諸。它看起來是一個合法途徑，但背後充滿了社會的不公平。試問中國的勞資雙方能在強弱地位如此懸殊的條件下平等對話嗎？農民工有錢請律師打官司嗎？勞資投訴仲裁能在不受政府幹擾下獨立進行嗎？裁決能有效地實施嗎？據說，勞工偶爾有勝訴，但大多祇是拿回所欠的錢，沒有經濟補償，沒有罰款，而且訴諸成本極高（農民工每討回欠薪 1 元，成本 4

**China 1**  
 6747 E. Fulton St. "A"  
 Ada, MI 49301  
 Tel: (616)676-5888  
 Fax: (616)676-0888  
 Lunch Buffet: 11:00-3:00  
 星期六和星期日提供十一種  
 中國點心，僅\$5.99

元)。抑或法院或監察支隊給資方開了罰單，但他們回家就接到某些領導的說情電話，罰款不了了之。在中國，資方拖欠克扣和懶賬不給的違法成本太小，非法利潤太大，堪稱天方夜譚。

中國的另一個似是而非的疏導機構是信訪或上訪辦公室。理論上，百姓有了問題找信訪辦公室反映，信訪辦公室根據反映的情況，再與有關部門銜接，并提出決策建議。然而就這樣一個不起實際作用的上訪機構，每天吸引着成千上萬的人。他們排着曲曲折折的長隊，耐心地等待數個小時，然後把手中的文件送進那扇小小的窗戶，上訴狀就這樣交給最高上級去聽天由命了。中國古代法律還有直訴制度，即冤者可直接向最高統治者（王或皇帝）申訴。現代的上訪人恐怕連那扇窗戶後面的人臉都看不到。每年又有成千上萬的人乘著火車、汽車從村到鄉（鎮），從鄉（鎮）到縣，從縣到地區（市），從地區（市）到省，直至到北京。他們歷經千險，為的是倒出肚子裏的苦水、討個公道。去北京是他們最後的希望，也是他們最後的失望和失敗。網絡上的短片《東莊》（[http://www.taiwanyes.com/tvfilm\\_visitors.php](http://www.taiwanyes.com/tvfilm_visitors.php)）揭示一個與每年春節聯歡晚會截然不同的悲慘世界。大多數北京人都不知道的東莊位於二環與三環之間，居住著來自全國各地萬餘名窮苦上訪人。他們的旅程已經令人悲愴和痛苦，他們的遭遇更讓人震驚和憤怒。每位看過此片的人都會問：何以《白毛女》半個世紀後的中國仍然苦難屈辱重重？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因為上訪北京有損地方官員的“政績”，各地政府都派了大量的警察去北京“劫訪”。這不是一般的勸阻，而是拳打腳踢被拖上警車。而這竟天天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局門口，堂而皇之。

對於沒有權力的弱勢群體，中國的政治現實是無奈的現實，沒有出路的現實。任何社會都有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中國社會的最大不公平不合理是沒有一個說理的地方，沒有一個平等的機會，沒有一個改善的可能。幾乎任何謹慎的社會都有社會保障網（福利、醫療保險）和社會安全閥系統（言論、抗議自由），以此來防止對立情緒的蔓延和矛盾性質的變化。幾乎任何明智的政府都講究談判、妥協，不把事情做絕，給予出路。對於不滿情緒日增的弱勢群體，中國政府却默然熟視無睹，消極無所作為。官僚們不探討其中根由，坐視積冤成怨、積怨成仇。官僚們也許熟悉中庸之道（盡管做不到），卻不懂得擺平利益的妥協之術。政府的對策除了高壓就是鎮壓，其結果祇能而且已經激發了更多的不穩定，為物極必反埋下了伏筆。不禁想起魯迅曾經說過的話：“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當政府失去保護弱者的作用，當職能機構祇偏袒有錢有勢的富人，農民工還有什麼可以依靠？中國有人民代表大會，但無真正民意上的代表。不通過選舉產生的所謂代表祇對上，不對下。那麼中國的農協工會與婦聯呢？這些組織祇在逢年過節時送點象徵性的溫暖，如訪問勞模，但缺乏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和尊嚴的能力與膽量。歸根結底，他們是政府的僱傭，形同虛設，毫無作用。每次的勞資糾紛都是以淳樸的希望開始，以悲慘的絕望收場。農民工萬般無奈、走頭無路，不得以鋌而走險，揭竿而起，訴諸暴力。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那裏有歧視，那裏就有報復。

### 暴力討薪

上面兩個例子說明民工有了反抗意識，這是好事。這兩個例子又說明了兩種不同的反抗途徑。一，深圳 60 多名外來工將他們的 4 個領班強行綁到大街上“示眾”是為爭得媒體傳播，擴大影響，最終獲得政府的注意力和民衆同情。把事情鬧大、繼而寄望於政府及其領導的重視和過問，這祇解決了問題的一半。它祇使申述人獲得了面呈案情的機會（就像過去劫道喊冤告狀的），問題的另一半能否

解決則完全由不得自己。政府可以聽之視之，却可不作任何反應。喊冤者可能等上幾個月或幾年，仍然得不到任何回復，情況依舊。二，甘肅農民王斌餘在天水市幹建築活，一天工資 11 元，扣除 4 元伙食費，最後拿到 7 元。他的工資是年底結算，平時用錢祇能找工頭借，可即使結算清了工錢，仍要扣 300 元的滯保金。一日王斌餘因父親腿被砸斷急需用錢，向經常欺負他的包工頭吳新國求要所欠工資，反遭吳毒打。忍無可忍的王斌餘用刀連捅 5 個人，殺四傷一，後到公安局自首。王斌餘的反抗是暴力，動機是報復。他的怒殺行為觸犯了刑法，但在道義上是光明正大的。當一個人被他人凌駕、剝奪、欺壓時，此人有没有反抗權、復仇權？暴力有没有合法的成分？這裏的回答是肯定和贊許的。反抗、復仇是天經地義。暴力討薪屬正當防衛。還有什麼比剝奪生活權更威脅人身安全？中國古代不乏不甘侮辱、暴力抗爭的熱血英雄，祇是隨着時間的推近，敢于這樣做的好漢越來越少。尤為老實的農民更是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令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反過來，知道窮人不敢造反，包工頭便更加肆無忌憚，變本加厲。

今日的客户明天的朋友

**徐英**

專門從事住宅買賣、商業地產的  
華人房地產經紀人

辦公室： 616-949-8900  
 宅電： 616-954-2135  
 留言電話： 616-974-4102  
 手機： 616-560-8790  
 email: [yxu@greenridge.com](mailto:yxu@greenridge.com)



中國人一談到暴力或武力就覺得不舒服，君子動嘴不動手嘛。中國文化幾乎什麼都有，唯獨缺乏尚武。不少國家有官方法律制度之外的個人“自助”司法，即維吉蘭提正義（vigilante justice）。維吉蘭提正義不承認國家是擁有合法暴力的唯一壟斷者。它認為，當法律鞭長莫及或失去正義，或者當政府漠視、草菅人命，人民有權將法律操在自己手中，武裝自衛，抵抗不義，保護自己家人財產。美國西部開發時，隨着疆土的開擴，政府法律的效力遞減，民衆自發、自願地組織起來，制定司法條文，建立執法警察。美國個人主義精神充分體現在依靠自己、武裝自衛。中國的王斌餘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有的網民說“活着不是讓人欺負的”，“該出手時就出手”。物質的力量祇能用物質的力量摧毀（馬克思）。的確，當有法不依、貪贓枉法大行其道時，中國人祇能用物質的力量反其道行之。當社會墮落成無法無天而不成為社會時，中國人還有什麼可以期待，還有什麼可以患得患失？到了張揚個性的時候了，與其像奴隸般生活，不如在爆發中同歸于盡。對於壓榨血汗的貪官污吏和包工頭們，祇有當刀子架在脖子上或槍口頂在脊背上，他們才會屈從，才會談判，才會讓步。可悲可哀的是王斌餘作為悲劇的受害者被法庭宣判死刑。但在道德法庭上，王斌餘事件宣判了法律的死刑。

暴力討薪目前局限在個人或家庭，但正逐漸演變成社會範圍的動亂。國家欠人民的太多了，時間太長了。經濟轉型使中國貧富差距急劇拉大。聯合國的貧困綫是每人每天 1 美元。按此標準，中國 8 億農民皆生活在貧困綫以下，且滯留貧困深淵的時間為長。他們 2003 年的平均所得為 \$317，低於世界平均 13%。按中國自己每年 \$77 的定義，3 千萬農民低於此綫，這還不算 2 千萬城市貧民。此外，10% 的人口擁有 66% 的全國銀行存款，這不難看出財產的不均。《人民日報》（英文版 2005 年 9 月 21 日）報道說，中國的基尼指數已從 1980 年的 0.33 達到 2005 年的 0.45。基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用從 0 到 1 來衡量收入差距。0 是指均等，1 是指最大差距，0.45 已是“黃色警戒”。報紙斷言說，如果事情不獲改善，中國在五年內將會達到“紅色警戒”。

用顏色標示警戒是提醒社會動亂臨近的可能，尤其是在大眾的忍讓承受程度被無限壓縮的中國。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去工作的工人缺乏生活保障，缺乏暢通的法律民意渠道去訴苦(如前所說，祇要看一下各政府信訪辦公室門前如臨大敵的警察就知道了)，又缺乏能賦予他們精神慰藉的宗教。民怨已如一堆幹柴，全國性的鋌而走險和揭竿而起已不是不可能，也不是有人在。事實上，中國弱勢群體的抗議活動已在全國展開，次數已由 2003 年的 58,000 起增到 2004 年的 74,000 起。人們應該記住這點，即逆來順受的中國百姓從未蓄意犯上作亂，他們祇是官逼民反。人們還應該記住，中國歷史是朝代循環歷史。任何新當朝的政權會順和民意、立志改良，但任何改良都不是根本制度上的憲法革命，所以新政權仍用舊權術，在後期慢慢走向集權腐敗，變成反動。于是動亂爆發，反動派被打倒，新的循環重新開始。剛過世的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彼得·覺克（Peter Drucker, 1909 年 11 月 19 日 - 2005 年 11 月 11 日）批評中國不如印度有效地吸收、教育農民，因此總結說中國每 50 年必有一次動亂，除非國家政府面對現實，實施民主。

說了上面這些並不是幸災樂禍。國內的政治實在沒有可以讓人“樂”的局面。中國社會是個空談倫理道德，實則人性冷漠的殘酷社會。中國媒體上裝模作樣的和諧歡樂祇能說明這社會的病態。綜合上述，共有兩點，一是個人暴力抵抗邪惡是一種權力，應該得到社會承認和法律保護。二是心字上面那把“刀”在忍無可忍之時可以指向政府。“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魯迅）。中國再不真正地進行民主憲政改革，那麼問題不是前程莫測，而是毫無前途。

## 也从 Motown 所想到的

— 吳始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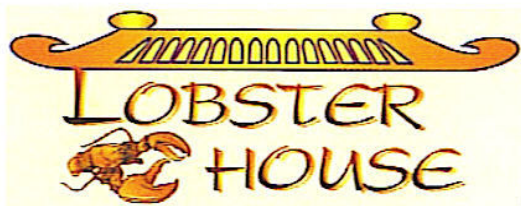
自從華協通訊變成電子版後再很少讀它，不是沒有時間和興趣，而是家裏沒有訂寬帶，用 dial-up modem 下載一期華協通訊要花很長時間，所以也不想麻煩了。最近的一期是剛好在辦公室裏收到的，就順便把它下載并打印出來看看，饒有趣味。全莉的“從 Motown 所想到的”一文引起了我的興趣，因為它講中國人和美國“主流文化”的關係，批評中國人不能融入美國“主流社會”，質問中國人“為什麼一直都是一個邊緣群體”，并舉例說中國人受“小農文化意識”影響，“自私自利，居擬于小團體，不愛參與社區和學校的事務”，“偷懶，愛占小便宜，缺乏正義感”雲雲。文中引 Motown 為例子，說明黑人兄弟是如何努力使其藝術才能被美國主流社會所接受，怎樣通過像 Rosa Parks, Martin Luther King 等人士的艱苦鬥爭“成為這個國家的主人”。文中提及的幾個觀點和概念很有意思，天真，自相矛盾，也令人費解。其代表性我不得知，但對美國近代史和現代社會的了解似乎顯得驚人的無知。本來覺得文過飾非，讀讀也就過去了，最多是個“吃吃喝喝”，“感官與肚皮的滿足”之後的一個閑話，但因為文中檢討中國人如何沒有能夠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其基點是用美國“主流社會”這個概念來給中國人定位的，有些說法從表面上看似乎有點道理，所以覺得還是值得提筆探討探討的，再者也是不願意文過飾非，怕被標上“非主流”，故產生興趣寫一些個人感想。

首先，文中所用美國“主流社會”這個概念，我不是太清楚其定義。文中祇是批評中國人“與美國主流社會格格不入”，但並沒有確切說明到底什麼是美國“主流社會”，或者其定義是什麼。文中旁敲側擊地說一個人如果僅“滿足安居樂業，自得其樂，不問國事世事”，那他就“祇是邊緣群體，永遠不會成爲主流”。就此推測，大概不滿足安居樂業，不自得其樂，關心國事世事，那就是屬於主流社會了。這個定義在概念上是間接的，也不是可操作的定義，因爲要是按此定義操作起來，要鬧出笑話來的。一個人如何可以不“安居樂業”，如何不“自得其樂”，如何“問國事世事”還需有所指點。他可以出去參與社區建設活動，也可以出去參加恐怖組織，好像僅僅不滿足安居樂業還不能證明一個人是“主流”還是“邊緣”。坐在家裏一天到晚看 CNN，關心國事世事，就會成爲美國主流社會一員嗎？本拉登本來是個沙特的富翁，他并不安居樂業，更不自得其樂，非常關心國事世事，但他并不是任何國家，任何主流社會的一員。我是教書匠，常問美國學生一些“國事世事”，知道的人并不多。John Edwards 去年十月份去密西根大學的廣場上演講，很多學生路過，不知道誰在演講，當被告知名字時，又問誰是 John Edwards。按照“國事世事”的定義，這些大學生都不屬於美國主流社會了。去年 12 月份伊拉克進行議會選舉，民衆投票率達到 70%，而美國中期國會選舉民衆投票率不到 30%。從“國事世事”的定義來看，美國註冊選民的 70%都不是主流社會了。如果“安居樂業”也是非主流定義的話，美國絕大部分中產階級家庭都成了“邊緣”群體了，這當然也包括了 Forest Hill, Jenison 等中產階級，上中產階級的家庭。不知道他們對此有何感想。從另一方面講，主流也好，邊緣也好，安居樂業，自得其樂有什麼不好？非要大家都不安居樂業，大家都自得其苦就成“主流”了？我想這不會是原文的意思吧。舉這些例子可能有點抬杠了，但爲了說明一點，就是我們在把人劃分爲“主流”和“邊緣”時，有個確切的，可操作的定義大概才會有點說服力的。

美國的主流社會到底有什麼特徵呢？是不是文中所說的“富人幫助窮人”，“特權最少”，“沒有免費的午餐”，強調“服務，奉獻，合作，盡職盡責，關注社會公正公平與個人權利，提倡愛和感恩”等等呢？我不知道這些到底是美國社會的現實特徵還是理想主義者的目標。如果是後者，當然無可非議了。共產主義是最理想的了。最近驚動全國的 Abramoff 案使這個國家“特權最少”的夢不攻自破。如果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富人就不會幫助窮人了；不是什麼都會免費，但好像還是有點的。如果“主流社會”裏的人都做到了“服務，奉獻，合作，盡職盡責，關注社會公正與個人權利，提倡愛和感恩”，Rosa Parks, Martin Luther King 還出來抗爭什麼？不是故意出來和主流社會搗蛋嗎？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從歷史到現代不斷演變的，其政治經濟制度，文化風氣，社會公正程度都是一個不斷在矛盾，衝突，解決矛盾，解決衝突的過程中或者進步，或者倒退的。美國社會看其總的歷史，是個緩慢，但仍然不斷進步的社會，之所以這樣才給我們最近移民美國的中國人提供了相對平等的競爭機會，使得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學習，辛勤勞動得以安居樂業，自得其樂。中國人向美國移民并不祇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情。往後推 100 年，也有不少中國人在美國，他們可以像我們這樣有公平學習，競爭的機會嗎？（千萬不要用庚子賠款來美的中國人做比較……）

談到我們中國人，是的，如文中所說，我們中的大多數都受到了美國的正規教育，很多人有高學歷，從事着各種各樣的工作和職業，有工人，有職員，有工程師，有商人，有醫生，有教授，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車，辛勤地培養着下一代。我們遵紀守法，我們很少接受政府救濟，我們很少犯罪等等。這難道有什麼錯嗎？什麼叫做“我們這些遵紀守法的良民却不被主流社會接納和尊重呢”？如果我們這些人願意接受教育，努力學習，辛勤工作，養家糊口，爲國家上稅，不犯罪，很少接受救濟，反而不被“主流社會”接納，那任何人都會問，誰是這個主流社會，誰在代表這個主流社會？在這個多元文化的國度裏，這個主流社會的定義是什麼？是誰不接納我們，是誰不尊重我們？我們做錯了什麼事情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NBA 的姚明代表美國主流社會？好萊塢的成龍代表美國主流社會？

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代表美國流社會？Connie Chong 代表美國主流社會？如果是的話，他們有什麼共同特徵可以證明他們代表主流社會？



金龍閣

海鮮酒樓

\$10 元以上免費送

電話：616-249-2988

4208 S. Division Ave., Kentwood, MI 49548

Sun-Thur: 11:00am - 12:00 am

Fri & Sat: 11:00 am - 2:00 am

文中指責中國人缺乏“服務，奉獻，合作，盡職盡責，關注社會公正公平與個人權利，提倡愛和感恩并無時無刻在慶祝生命與生活”的“這些價值觀特質”的話說得有點太快了一點。如上所說，“主流社會”中這種“價值觀特質”也不是從來就有的。至于我們中國人是否缺乏這些“價值觀特質”，我還要等待實實在在的證據。比如說我們中國人“不愛參與社區和學校的事務”的證據在哪裏？“喜歡談論政治，却不願意付出行動”的證據在哪裏？“奉獻多想求回報”的證據在哪裏？“對工作偷懶或愛占小便宜”的證據在哪裏？沒有“合作精神”的證據在哪裏？“缺乏正義感”的證據在哪裏？“文過飾非，事不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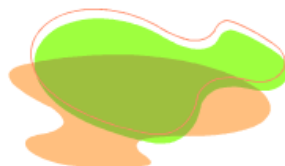
己，高高挂挂起，管它合理不合理”證據在哪裏？我們“稀裏糊塗地作了犧牲品”的證據在哪裏？我們被自己所住的“主流”社區趕出來嗎？我們被自己的“主流”公司開除了嗎？醫生找不到“主流”病人嗎？教授把“主流”學生嚇跑了嗎？而這些“價值觀特質”“主流社會”都做到了多少？

至于“吃吃喝喝，在乎感官與肚皮的滿足”這類的指責，心裏有點想笑，但有點黑色幽默的感覺。似乎“主流社會”不吃不喝，不在乎“感官與肚皮的滿足”。那些酒店，酒吧，Rivertown Crossing Mall 對面的所有餐館一到周末人滿為患，看來那些人都不是“主流社會”的成員了。如果白人喜歡吃牛排，喝白蘭地，華人喜歡涮火鍋，喝瀘州老窖也是“主流”和“邊緣”之分的話……好了，的確有點黑色幽默了。

文中提到黑人兄弟抗爭了兩百年，但他們抗爭的是什麼呢？不是為了爭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權利，有就業而不被歧視的權利，有能養家糊口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車，為了讓下一代過更好的日子？Rosa Parks 的抗爭，不是為了黑人兄弟能在這個社會有一席之地？Motown 的成功，不是為了黑人文化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如果美國的建國理想和價值觀一開始就真正賦予實施的話，如果“世上沒有另一個國家在建國伊始就把自由，平等，公正作為奠國之基，并把人的基本權利以憲法的形式保護起來”，并真正賦予實施的話，Rosa Parks 還需要這麼抗爭嗎？Martin Luther King 還需要大規模地發動民權運動嗎？Berry Gordy 還需要“教這些窮孩子怎麼說話，如何走路，如何穿戴打扮，使他們被主流社會接受”嗎？美國憲法並不是寫於 2006 年。從美國憲法的制定到南北戰爭的七十多年裏黑人享受了什麼“自由，平等，公正”？有什麼“人的基本權利”？他們做錯了什麼事情不被“主流社會”接受？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林肯領導的內戰從法律上解放了黑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Johnson 總統簽署的第一部民權法的一百年裏，黑人享受了多少“自由，平等，公正”？從民權法成為法律到現在已經過去 40 年了，黑人兄弟和“主流社會”真正平等了嗎？，被“主流社會”真正接受了嗎？他們哪一年，哪一月成了這個國家的主人？有個 Condoleezza Rice 作了美國國務卿就等於黑人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了嗎？路易斯安納州 Katrina 颶風的襲擊怎樣體現了黑人是國家主人的？“國家主人”的定義又是什麼呢？文中說“人民大眾對這種（憲法）理想廣泛認同而成為價值取向”，說“正是這種民意取向才導致了這樣憲法的誕生”。果真如此的話，為什麼黑人在這部如此美好的憲法下還被奴役了這麼多年？從美國憲法 1788 年生效到林肯解放黑奴宣言的 1863 年經歷了 75 年，到 1882 年國會制定“排華法”（Chinese Exclusion Act）經歷了近一百年，也就是解放黑奴宣言後不到二十年就開始從法律上開始歧視中國人。那些自由，平等，公正的憲法理想，那些“人民大眾對這種理想廣泛認同而成為的價值取向”都跑到哪裏去了？黑人做奴隸應該感謝那些富人養活了他們了嗎？中國人在西部修鐵路應該感謝富人給了他們工作機會嗎？在 1929 年才被賦予投票權的婦女應該感謝男人養活了她們，替她們管理國家大事嗎？美國憲法是部偉大的憲法，充分體現了人文，人道精神，正因為如此，在這個國家充滿非正義，非人道，缺乏自由，平等，公正的歷史上，才有許多仁人志士為實現憲法的理想而奮鬥，而獻身，直到今天也沒有停止過。我不是學美國歷史的，但在評價美國憲法以及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在張口宣稱黑人兄弟“從奴隸到成為這個國家的主人”，在評價中國人如何是“邊緣群體”的時候，這點常識是起碼的。

不容置疑，任何民族，種族，任何文化都有它值得批評的地方，包括我們中國人，黑人，白人，主流也好，副流也好。美國是個多元化的社會，從種族成分上，歐洲裔白人占絕大多數，70%出頭；其餘是各少數民族和美國本土人。講英語的人口大約 82%，另外 18%的人在家裏講大約 200 多種語言。像我們這樣在家裏講中文的人全美國有大約兩百萬人，占總人口的 0.7%，是絕對的少數。而我們這個群體，在這個社會中總的來說是成功的。成功的定義是我們通過努力學習，艱苦競爭，在工廠，在醫院，在學校，在公司，在商界，在社區，甚至在政界都在辛辛苦苦地為美國社會做着無可爭議，有目共睹的貢獻，也為此掙來實際的經濟回報和精神享受：有自己的房子，汽車，可以去度假，可以送孩子上大學，可以“吃吃喝喝”，可以在“滿足感官和肚皮”之後有時間寫文章反過來批評中國人如何偷懶和占小便宜，如何不懂服務，奉獻，如何不感恩戴德。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看來是對的，有了衣食住行才可能有精神活動，有了 physical 才會有 metaphysical。對於 Katrina 颶風後到現在還無家可歸，或者有家不可歸的那麼多國家主人們，大概沒有機會吃飽喝足了坐在舒服的書房裏去反省自己到底是不是屬於“主流社會”的了。

一句話，我們自從來到這個國家，就已經不是外人了，而是為美國這個多元化社會在不斷作貢獻。至于我們中國人有什麼真正值得批評的地方，不是此文的目的。



### 學生習作

作者：Sophie Ni (倪夢帆)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對年輕人。他們雖然有點不同，但最後還是相愛上了。那位女的名字是七雲。她家裏面很有錢。七雲很小的時候她爸爸就得了病，怎麼治也治不好。最後，七雲才四歲，她爸爸就死了。那時候，她姐姐五雲就找了個工作，幫着她媽帶這個家。因為五雲花費了很多時間和心血，他們家後來變得很富有。那位男生是位普通家庭中的獨生子。他的生活很普通，直到見到了七雲。他們見面時，祇不過是很好的朋友。不過，幾年過去後，誰也沒猜到他們倆要結婚了。

他們的婚禮非常大。許多許多人都在那兒。不過，在這些人裏面，有一個人非常不高興。她的直直的，眼睛也是眯的。走來走去，跟誰都不說話的，這個人就是七雲的姐姐五雲。七雲結婚前，五雲就跟她說，那位男生不是個好東西，祇不過是想要他們家裏的錢。七雲就是不聽，把她姐姐說的話推到一邊，還是跟那位男生結婚了。

不過五雲對那位男生的恨，一直沒有消失。到這時候，七雲和她的丈夫已經買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房子。10個房間，6個廁所，還有一個好大好大的書房。走進去以後，好象走進一個大圖書館。外面的花園裏有五顏六色的花兒。七雲看上去非常高興。五雲心裏很不安。她是不想要這位男生花她辛辛苦苦掙來的錢。有一天，五雲到一家餐館裏去吃飯，誰知七雲和她的丈夫也在那兒。她剛剛要回頭離開，就看到七雲的丈夫帶着笑從他的位子上走開了，好像要上廁所。因為五雲不相信他，便悄悄地跟上了他。結果看到的讓她大吃一驚：七雲的丈夫和另一位女生在一起，摟摟抱抱的。她回頭看，七雲還坐在那兒，等着她的丈夫回來。五雲氣死了，心裏面祇有火。回家以後，她想了好幾個小時，終於想起了一個辦法把七雲的丈夫殺掉。她拿出筆和紙，寫了一封信。上面寫着：

邀請七雲小姐，  
明天早上，八點鐘，在灰林公園有一頓野餐。請你一個人去，因為這是個婦女野餐。謝謝。無名

她把這封信留在七雲的家門前，急忙地跑回家。心裏很激動。到了明天早上，那個沒有良心的男生會一個人在家。五雲笑了一下。

第二天到了。八點十分，五雲跑到七雲家前，藏在一棵樹後面。她想，七雲已經走了，就拿出三桶氣油，撒在房子邊，然後拿出一個點火機。把房子燒着後，又跑回樹後面藏起來。她心裏正得意的時候，聽到房子裏的叫聲。不過這個叫聲是一位女的叫聲。她心裏慌了。“怎麼會？七雲肯定看到了我送給她的信”。不過五雲不知道的是七雲昨天晚上着涼了，感冒了，今天沒有離開家。五雲跑到房子旁邊，從窗戶裏看到她的妹妹。她喊着七雲的名字，衝進已經着火的房子，然後跑到她的妹妹旁邊，抱着她看有沒有什麼地方他們能夠逃走。不過火已經把他們圍上了，哪兒也去不。她抱着她的妹妹，反復說着“對不起，對不起”。她妹妹看着她的眼，笑了一下，她們倆就被火燒死了。



**亞悅**

**Asian Delight Marketplace**

4463 Breton Rd, Kentwood, MI 4908  
We are at the SW corner between Breton and 44<sup>th</sup> St  
Tel: 616-827-1828

## 孩子們的真情



- 周靜宜 -

### 則一：一見鐘情

第一次看見這女孩時，就深深地被她的大嗓門吸引住了。一位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中國娃娃僅有五歲左右就能講一口流利的京腔。還沒來得及打招呼，她就開口了：“媽媽幫姐姐買牛仔褲呢。”我直直的看着她，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啊？”“我是中國人，叫安吉。”我愣住了，一時說不上話來……她大聲說話的樣子已漸漸地讓我喜歡上她了。“緣分加真情”常在自己的字典裏出現，不到一個小時，這個女娃成了我的幹女兒了……哈哈。我常常和她一起玩，發現我的幹寶寶具有一顆柔和與細膩的心；去她家時，總看到她在畫畫，那裏處處有細致的情節，很有內容，可看上好一陣子呢。噢，忘了告訴你，她還很喜歡“水滸傳”，可愛吧。時間飛逝，轉眼她已九歲了，不再有大嗓門，取而代之的是嬌柔的聲音，京腔也走音了。有次我捉弄之心一時興起，故意地逗她：“幹媽不懂英文，請講北京話。”換她愣了一下，哈哈……緊緊地，溫馨裏的愛把我倆穿在一起了……

### 則二：小男孩的執著

那男孩子站在大廳的角落，一聲不響地看着人群來來往來地拿食物。咦，怎麼沒有家長拿食物給他吃呢？“Joseph，你吃了嗎？”我問道，他搖搖頭，示意還沒有。“阿姨拿給你吃好嗎？”我指着桌子上的食物，他點點頭。從頭到尾他沒有說話。他很快把盤中的食物吃完了。突然他抬起頭用國語問我“你在講什麼話？”我頓時暴笑如雷，因為我始終用的是廣東話和他溝通。原以為他母親與我來自同一家鄉，可惜啊，却没有教孩子講廣東話……不多話的男孩才五歲，帶給我許許多多感動的眼淚。我很喜歡給孩子們大大的HUG，以表自己的愛意。有一次當着眾多的小朋友們要求，可否能每次看到我時，都給我一個HUG。這位不多話的Joseph從此之後一看到我，就緊緊的抱住我，讓我好感動，好開心，好溫暖；有時他一時忘了，還回頭補抱一下，說道：“我今天還沒有給你HUG呢！”令我禁不住的泪水嘩嘩流了下來。孩子的真情常讓我深深地感動，使我毫不保留地愛上了他們。空閒時想想他們，心裏就會泛起甜甜的笑意。如今，他已是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了。三年來，他一直都是那麼的執著……

### 則三：一顆美麗的心

牧師的講道觸動了我的心，眼淚一直往外流。站在旁邊的四歲的女孩愣了一會，忽然跑掉了。不一會兒她又回來了，小手遞給我一張紙巾。我蹲下去抱着她直流淚。好體貼的小女孩。記得有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教兒童主日學，手中祇有一張小貼紙，可是有兩位小朋友都想要，我問：“現在老師祇有一張，看看讓給誰呀？”“給她。”又是這個小女孩。她不加思索地回答道。過了一會兒，請小朋友們清理教室，祇看到她不停地把地上的玩具放入箱內。有小朋友跌倒了，她又是第一個飛奔上去扶起。我的腦海裏常常像放電影似的，她的一幕幕善良的行為叫我感動不已。“Jelina，你怎麼不笑了呢？”“我弟弟病了，我要為他禱告。”……“Jelina，打個電話給媽媽，我們可能會晚些回家。”“媽媽，這是Jelina，我會晚些回家。我很想跟弟弟講講話……”清脆悅耳的童聲時時回想在耳邊。就這樣我把這顆美麗善良的心記住了，一輩子也忘不了。

### 則四：永恒的禮物

在醫院裏，因為有接生房齊全的設備，再加上醫生護士的微笑，產婦們大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恐懼感。可是兩千多年前，當耶穌降臨在馬槽時，沒有護士大夫，祇有爸爸約瑟和媽媽瑪麗亞，還有牛羊馬。媽媽瑪麗亞會害怕嗎？一位新生兒即將要到世上，不但這孩子的家人高興而且普天下同慶歡唱；不但要唱生日歌更要唱讚美聖歌。耶穌的出生帶給每個人的希望，送給每個人的溫暖；他的愛是沒有保留的，是無限的。第一次聽大人講的時候，就想去認識耶穌。可是，時代變遷，沒有機會。再次聽時，知道耶穌為我的罪被釘十字架，三天後復活了，為此大大地被感動了，還決定以他為自己的榜樣，好好學呢……時間好快，再次認識他時，我才徹底知道渺小的自己竟已被耶穌愛得那麼深……誰的禮物比他的愛更寶貴呢？唯有這份從神而來的禮物是永恒的喜樂……

(作者為大溪城華語基督教會主日學老師)

# 2006 年中國農曆新年 晚宴及聯歡晚會

Presented by  
Chinese Association of West Michigan



## 歡迎光臨，同慶狗年

2 小時的文藝演出及地道的中國新年晚宴  
必將讓您流連忘返

Presented by CAWM, the dinner party features the finest avail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and delicacies from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The gala show offers a rich cultural feast to the broader West Michigan community by presenting uniqu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variety artistic performances put on by the resident talents of the community as well as visiting performers from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se include Chinese folk dancing, choruses, solos, theatrical skits,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nationalities costume show, martial arts performances, lion dance, and much more! The whole show represents a beautiful combination of music, color, artistry and culture.

This is the 6th year CAWM has put on the Chinese New Year gala show event of this magnitude. With constant improvements reinforced by influx of new talents into the area, this annual extravaganza has enjoyed growing popularity and acclaim in the West Michigan community. The 2005 event was held in the Forest Hills Fine Arts Center and was participated by close to 600 people. This year's event, enhanced by the Chinese dinner party, promises to reach a new height with a bigger audience.

NEW TO THIS YEAR'S PROGRAM, we are very happy to feature the breathtaking martial arts and Tai Chi performances by China's National Martial Arts Champion and *Wushu* Master. Also represented in our show are some select exchange performances brought to us by other institutions from the region.

Time: Saturday, February 4, 2006  
Dinner Party: 5:30pm - 7:30pm  
Gala Show: 7:30pm – 9:45pm

Location: Forest Hills Northern High School Cafeteria & Auditorium  
3801 Leonard St, NE, Grand Rapids, MI 49525

Tickets: Member: \$5 per adult, \$3 per child (5-10 years old). Below 5, free.  
Non-Member: \$12 per adult, \$5 per child (5-10 yrs old). Below 5, free.

Tickets and 2006 CAWM membership registration/renewals are available in advance beginning Dec 2005 via the below touch points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 basis:

-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Contact: Ms. Yu Jin 974-0832)
- Chinese Language Church (Contact: Ms. Li Wang 447-0987)
- Chinese Soccer Team (Contact: Mr. Matt Wang 475-5125)

Don't miss this rar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mesmerizing Chinese culture first-hand! The tickets are limited due to limited seating. Hurry up and secure your tickets before they run out!

For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event, please contact Ms Ying Xu at (616) 954-2135.



**Bayside Garden 花園裝修 - 住家商業、公寓旅館、出租代管，大小工程均可承包。服務包括廚房浴室、水電安裝、隔間油漆、土庫改建、地下噴水、屋頂翻新。院內院外，價格低廉，質量保證。24 小時電話 616-990-1132 方先生**

Bayside Garden Home Renovation - Properties big or small: residential properties, kitchens and baths,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painting and framing, basement finishing, sprinkler system and roofing.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with reasonable price. Interested please call 616-990-1132, 24/7, Alex Fang

### 編者的話

承蒙各位會友的厚愛和支持，及各任主編的辛勤付出，華協通訊已成為華協會友之間信息溝通的重要橋梁。雖然在資訊發達的網絡時代，獲取中文信息已不過是舉手之勞，但茶餘飯後欣賞自己所熟悉的朋友們的大作則是別有一番風趣。華協是個卧虎藏龍之地。我真誠地希望各位會友們及中文學校、教會、華藝社團、亞裔中心及其他華裔社團能繼續給與我們以支持，有錢出錢，有才出才，大家一同把通訊辦得更好。在此本刊誠徵各樣體裁的文章：社區信息、見聞、散文、評論文、小品文、學生習作、社區介紹、兒童卡通作品等等，均受歡迎。有意投稿者請與我聯系：timwei@pol.net。電話是 616-957-4875，地址：Tim Wei, 3933 Oakcrest Ct SE, Grand Rapids, MI 49546。

本期編輯：魏毅  
刊頭題字：倪培民